

我的事业是什么模样

李钧龙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我的集飞是什么模样

李韵龙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目
录

野林古风	1
我的心掉进了甜蜜的酒杯	17
一个傣族姑娘的初恋	33
我的妻子是什么模样	53
爱的逃亡	66
通向景颇山寨的路	77
连绵的山岭	100
岗 哨	111
桥	129
亲 人	136
勒 拉	142
干革命的	150

野 林 古 风

小学教师玛鲁回到生养她的景颇山邦拱大寨教书，眨眼已经一年多了。但是，她仍然保留着在民族师范学习时养成的习惯：天麻麻亮就起床，端上白色的搪瓷脸盆到寨边的小溪里去洗脸；傍晚，踏着落日的玫瑰色余辉到溪里去洗澡。她在脸盆里摆上她洗涤所需要的一切物件：一块兰花毛巾、一把牙骨梳子、一个绿色的塑料香皂盒、还有一块带支架的碗口大的圆镜。她把脸盆夹在左腋下，右手不停地摘着路边带着露水开放的花朵，喇叭花、素馨花、野杜鹃、太阳花，把这些花插在她那油光水滑的头发上去。空气里飘散着檀香皂味夹杂着野花的芬芳。

她是个活泼的姑娘，边摘着花，边蹦跳着，鼻孔里还哼着曲调悠雅而没有词儿的歌。清晨，雾在山尖林梢流动，霞光象一道道金线从雾中透射过来，她的身影在雾与霞光之中时隐时现，红统裙卷着白雾飘动，她美丽的身影真仿一朵飘浮的彩云。

这是林间较开阔的平坡，小溪从坡中间穿过，无声地流进丛林中去。雾在林腰飘浮，霞光在叶片上闪烁，鸟儿在林中争鸣，空气新鲜得甜中带香。

玛鲁在一块较平坦的石头上跪下来，把盆里的物件一件一件摆在石头上，然后，把毛巾直接伸进水里，双手捧住毛巾，掬水扑到脸上。……她不慌不忙，直到坡顶上的学校里传来早来的孩子们的欢笑声，才收拾起衣物，返回寨里。

她洗完脸，双手拢住头发，准备梳理的时候，手心里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她忙把脸伸到那面镜子跟前，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头发。

原来，她右边鬓角的一绺头发，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剪去了。这就是告诉她：有个小伙子看上她了。准备着吧，不几天就有人来求婚，要不，就是来把她抢走。

她失去了往日的平静，也失去了一向的活泼，脸上蒙上了一层严肃的气氛，眼里充满了迷惘；心里仿佛突然装进了一只小鹿，蹦蹦跳跳。

她看了看四周，没有什么人发现她的失态，又下细听听，学校里还没有什么声音。她紧紧地按住自己狂跳的胸脯，好一阵，才逐渐镇静下来。

立即，她心里又翻腾起这个问题：什么人把她的头发剪去了呢？

由于她生性活泼，长得也很漂亮，小伙子们都喜欢接近她，特别是她当了小学教师以后，他们在他们眼里，简直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了。有事没事，总要找上她扯几句白，没旁

人的时候，还跟她开几句严肃的玩笑：“没什么同学给你来信吧？”“假期快到了，你怕要出去……”他们都以为她当了教师，眼光也会高了，咋会把心留在这偏山野岭呢！她板起脸来，瞪小伙子一眼，使他们下边的话不敢再出口。但她瞪人的时候，嘴角也还是挂着笑，小伙子们并不怕她，反而更加要寻她的开心。有几个小伙子，甚至和他们的弟弟妹妹成了同学，屈腿弓腰地坐在课堂最后一排的凳子上，声称要当她的学生，提高文化科学知识，为四化服务！自然，他们的课堂纪律最好，劳动最积极，玛鲁掉了个粉笔头，他们也要忙着去替她拣。

但是，她对每个人的热情，都一视同仁。尽管在景颇人的习惯里，只要她对其中一个表示过份的热情，其他的人就会自动地让开的，并不表现出明显的妒意。可是，她越是同等地对待他们，他们就越是抱着积极的希望，谁都想从她那里讨得过份的热情。

那么，究竟是谁居然不知不觉把她的头发剪去了呢？她茫然了。

她端着搪瓷盆走上坡来。她已无心把那些花戴在头上，也忘了用鼻孔哼着她喜欢的歌儿。就象任何一个青春少女第一次碰到这种事一样，她心境乱了，神情呆了，胸膛里滚动的是说不上是甜、也说不上是酸的滋味。“我能同意他的求婚吗？我能允许他突然把我抢走吗？我能离得开邦拱寨，离得开我的学生吗？学校允许吗？我那固执的、从没出过山寨的双亲会同意吗？……唉，真是个冒失鬼啊！可是，你是谁呢？”

“师拉玛①，好！”

这声音使玛鲁吓了一跳，她慌乱地止步抬头，见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到了路边的草丛里，微笑地望着她。他黑里透红的脸，一双煤核子一样明亮的眼睛，微笑里有种欣喜和害羞的神情。他正在扶正一棵被什么人踩歪了的小树，看见她走来，早早的就斜着身子，站在路边等着让她过路。

在景颇人的习惯里，这个礼貌的动作，恰好应该是女人做的。

“你……”他这么尊敬她，使她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他微笑着飞快地看了她一眼，一个大步跨到她的背后，朝前走了。

她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只见他腰间的长刀在右腿上一摆一摆的，挂在后腰上的编织精细的小笆箩也随着快步的动作，在臀部一跳一跳；泥土路上留下了两行湿脚印子。

“他真变得象个景颇人了！”她看着他逐步隐没到丛林中去的背影，心想。突然，一个疑问飞到她的心上：“会不会是他呢？”但即刻，她又把它否定了：“他会用这种办法？……”

小伙子叫魏永坚。一九七一年初的“斗批改”阶段，他爸爸带着他和一个妹妹从干校来到这景颇山插队，七四年冬天的一次森林火灾，他爸爸为扑灭山火被烧死了。从此，他和他七岁的妹妹相依为命，靠他的工分和妹妹交售野果的收入过活。远在昆明的亲友花了很多力气想把他兄妹转到昆明去，但不知

①景颇语：玛老师。

什么关节未打通，他们始终没有离开景颇山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政策落实了，组织上同意他兄妹转到昆明他父亲原在的单位去。可是，小伙子却又不走了。他说：“回到昆明，我这几年学到的东西就用不上了！”

原来，就在玛鲁进民族师范学校的这段时间，魏永坚爱上了森林，钻研起森林的学问来。国家颁布了《森林保护法》后，他成了生产队的护林员，在老林深处搭了个小棚子，长年累月的住在老林里，时不时进寨一次，取点油盐，看望一下住在寨里上小学的妹妹。所以，玛鲁很少碰到过他；偶尔碰上了，也是象今晨这种场面，他离好远就站到路边上去，让她走过，很有礼貌地喊一声：“师拉玛，好！”丢下一个微笑，就迈着那种急迫的步子走了。所以，很长一段时间，玛鲁都没和他搭过一句话。他在玛鲁的印象里，是个沉默寡言，举止稳重的小伙子。在她心里，从来也没对他引起过重视。前不久，学校出面，请他来给学生讲过一次课，他讲的就是这片森林。“我们景颇山为什么这样美？我们景颇姑娘为什么长得这样漂亮？小伙子们为什么长得这样健壮？”他就用这样连续几个问号开始了他的讲课。那声音是爽朗的，饱含着一种自豪的感情。玛鲁觉得，他的声音一下把她的心提了起来。接着，他自己回答道：“就因为这片森林。有了这片森林，山清水秀，阳光明丽，鸟语清脆，花朵鲜艳，这些好营养品，滋哺了我们景颇人，使我们体态矫健，肤肌鲜美，精神旺盛；有了这片森林，早霞是玫瑰色的，晚霞象满天的胭脂，中午的阳光是透明的，一眼能望穿千里之外。……”玛鲁觉得，她的身子仿佛接近了一个大火塘，

心里暖呼起来。“那么，我们人和森林是个什么关系呢？”他又高声地这样问了一句。不等大家回答，他又自己回答说：

“森林是海，我们是海里的鱼，如果我们再刀耕火种、毁林开荒，就等于我们自己要把海水放干，不多久，景颇山就变成沙滩，我们就成了沙滩上的鱼。”他的话，深深地震动了学生，也震动了她。大家都突然觉得，这偏僻的景颇山，还真是块宝地哩！就象一颗蒙住了污泥的珍珠，他把污泥擦掉了，让大家一下看到了它绮丽的面目。玛鲁还感到，说他沉默寡言还不完全，讲起森林来，他可是象那潺潺的水泉，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呐！可那以后，她又见不到他了。有时她还留心在来当“大学生”的伙子当中找一找他的身影，可是从来也没发现过。显然，他的心在森林里，他的爱在那些郁郁葱葱的大树上。

自然，他是不会来剪她的头发的。因为“剪发”这个行动表明：小伙子对她已经到了死心踏地的地步。那些当“大学生”的伙子都还不敢，他呢？连看她一眼都胆怯地低下头，还敢剪她的头发吗？

上课了，玛鲁意外地发现她课桌前面的一个位子空着。这个位子，正好是魏永坚的妹妹魏永芬的。怎么？她病了吗？……要是病了，他在溪边碰上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？逃学吗？不会，她可从来没逃过课！那……

她决定课后作一次家访。

也不知是出于对他们兄妹身世的同情，还是出于对这个已经景颇化了的汉族小姑娘聪明伶俐的偏爱，她特别喜欢这个小姑娘。她光着一双赤脚叭哒叭哒走路的态度，常常使她想起自己

的童年，她偏着头，一双眼睛大大地盯着她听课的神情，也使她常常想到自己渴求知识的那种近乎执着的脾气！她甚至想：她多象我啊！她几乎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那样，关心她，照顾她。课堂上，她总是关切地经常问她：“懂了吗？”待她作了使她满意的回答，她才讲别的问题；课余，她也常到她兄妹那低矮的小竹楼去，就着火塘边的柴火，陪她作完全部作业，给她讲景颇山的过去和现在。竹楼虽矮，笑声却在夜空久久回荡。

夕阳给林梢和山梁涂上了一层玫瑰色的胭脂，晚归的牛群的“哞”叫声和突突突的拖拉机声，使这高山僻寨出现了短暂的喧闹。玛鲁顺着山梁的黄土路走下山坡，穿过一片野樱桃林子，来到一片较为平坦的竹林边上。竹林里，便是魏家兄妹低矮的竹楼。往常，玛鲁走到这里，便会看到竹梢上玫瑰色的炊烟，今日，却一丝烟云也没有，下细听了听，也听不到鸡叫的声音。她的心不禁“怦怦”急跳起来：“怎么，真是病了？病了，你怎么还一早往老林中走呐！”她不禁加快了脚步。

竹门关着，玛鲁几步跳上竹楼，推开了门。屋内却没什么人影，只有火塘里的火呼呼燃着，三脚架上的平底铝锅冒出股股热气。她的心又定下来了。心想：看来没病。可是，人呢？

“永芬！”玛鲁喊了一声，没有什么回答。她返出屋来，又叫了一声，竹林里也没什么动静。

“怎么，这姑娘还给我捉什么迷藏！”她想着，准备转到屋后的菜园里去看看。正在这时，永芬从后园的屋檐底下钻出来了。

“永芬，你……”玛鲁见永芬埋着头，连眼皮也不敢抬一下，仿佛犯了什么大错误似的，越发感到奇怪了。

“永芬，你怎么了？”她拉住永芬的一只手，握着。

“师拉玛，我……对不起你！”永芬怯怯地说，仍不敢正眼看玛鲁。

“什么事？什么事对不起我……”

“是我把你的头发剪了！”永芬终于说。

“啊！是你！”玛鲁更奇怪了，心头涌上一股淡淡的失望。停了一会，她才想到问：“你剪我的头发干什么呀？”

“你对我好，我喜欢你。”永芬这才抬眼看了玛鲁一眼，“我多想你能……”

玛鲁笑起来：“能什么呀？你又不是大伙子，让我能当你的媳妇。”

“不！能当我哥哥的媳妇。……”

玛鲁觉得脸“哄”地一声发起烧来。“你都说些什么呀！”她甩开了她的手。她万万想不到，这小姑娘会有这样的心思。

永芬却固执地说：“我哥哥独个人在森林里，多孤单啊！我想，他要是能有你……”

玛鲁羞得双手蒙住脸，背过了身去：“你真坏，大人的事要你操心吗？”

可是，永芬却认真地又说：“我是要给他操心的！你知道，他是多么喜欢你啊！他一回寨，就总是向我问这问那。‘玛老师好吗？’‘她对我的讲课说什么没有？’没完没了，我都烦死了。有一次，他还这样问我：‘瞥见玛老师收到外边来的信？’晚上

她跟那个伙子出去？’我反问他：‘你打听这些干啥呀？’他说：‘她是你的老师，我还能不关心她吗？’但从那以后，他就不再打听你了。有一天，一大早他就跑来了，手里拿了一大束紫杜鹃。‘妹，帮我给师拉玛。’我惊奇了。我说：‘你怎么知道她喜欢这花？’他说：‘我见她头上经常戴。’我又说：‘我倒没留心，你倒还留心呀！’他脸红红的说：‘你不懂！’把花塞在我手上，返身走了。昨下午他回来，做着饭的人会站在窗前发愣。愣什么呢？我顺着他的侧背看出去，原来你在小溪边洗澡，他在看你哪。这下，我才明白了：他是喜欢上你了。昨晚，我就利用你给我补习功课、教我做习题的机会，趁你不注意，把你的头发剪了一络。”

玛鲁说：“那是我们景颇人才兴……”

永芬也挺会说话：“可我们都来景颇山八年，还不让我们学你们的规矩啊？”

“那……那辮头发呢？”玛鲁觉得自己的心怦怦跳了起来。

“我哥哥拿走了！”

“他要呀？”

“他可喜欢呐！昨晚他回来我交给他，他高兴死了！他熬夜给我补了衣服，缝了书包背带，今晨一起来，他把那辮头发用块手绢包上，揣在怀里，高高兴兴地进森林里去了。我怕你不喜欢他，怪我。所以，今天我不敢上学……”

“你，真坏！”玛鲁说，却猛地把永芬抱在怀里。……

就象平静的湖水里落下一颗石子，玛鲁平静的心境被打破了。这夜，她平生第一次失眠了。永坚那憨厚的脸总是在她眼

前浮动。“他可喜欢你呐！”永芬的清脆的声音总在耳边响着。天一亮，她又端上脸盆走下坡去，她边洗脸，边朝两边路上看，他仍会象昨天那样，从那路上走下来吗？她明知他昨晚并没有回寨，仍在大森林的腹部。

她下意识地朝摆在石头上的小圆镜里照了照。她自己也吓了一跳，脸红得象熟透的柿子，眼里，多了些亮晶晶的东西。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光辉吗？难道我真的也喜欢他了吗？

课堂上，她第一次没能集中思想。她一在课桌前坐下来，眼光就会不由自主地朝窗外射出去，落到那颤动着 一层蒸气的、黛色的森林上去。“他在做什么呢？在扶正那些被踩歪的树苗？还是爬在大树上捉虫呢？还是从他那棚子的小窗口，也朝这里看呢？”

下课了，永芬故意放慢脚步等着，她回竹楼和永芬同着一小段路。“这小鬼娃娃，又想玩什么把戏！”她猜测着，还是走了过去。永芬又埋下头：“师拉玛，你还怪我吗？都怪我……”

“我怪你什么呀？”玛鲁假装生气地打断永芬的话。

“我去把你的头发要回来。我就说你不……”

“不不！”她冲口而出。接着又补充说：“我自己去拿！”

看见永芬有些担心地望着她，她连忙又温和地说：“你放心地回去吧，哎！”

说走五里，绝不只走三里。这也是玛鲁的脾气。既然自己说了要去把那辮头发要回来，又怎能不去呢？

她胡乱地吃了几口饭，换了身干净衣裙，在黑亮的头发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芳香油，便朝着那黛色的、罩着一层薄薄蒸气

的林谷走去了。林谷的深处，有几棵高大挺拔的攀枝花树伸到蓝天里，就象蓝色的大海里飘浮着几只红色的帆，又象蓝天里浮动着几朵玫瑰色的云。

魏永坚的草木结构的小屋，就在那几株火红的攀枝花树底下。

一溜的慢坡路，玛鲁走得很快，穿过了一片幽深的红木林后，那幢小屋便在暮色中隐隐约约地出现在眼前了。但是，她却犹豫了：难道我真的是来要回那绺头发的吗？

她脚步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，到了一株攀枝花树根前，她的脚步竟停了下来。“趁他还没发现我来，回去吧！难道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他吗？不……”

“师拉玛，好！”

这声音使玛鲁吓了一跳。她一抬眼，魏永坚就站在她前边几步远的地方，早晨身上干净整齐的衣服，现在变得筋筋条条了，肩膀上还明显地印着树皮印子，印子的边上是白色的汗霜；腰背上的笆笼里，沉甸甸的装满了各种树果子。他仍侧身站在路边的草丛里，睁大着一对惊疑的眼睛望着她。

玛鲁暗暗责备自己：“瞧你，只顾想心事，怎么竟没看到有人走过来。刚才心里说的话他听到了吗？”她的心又“怦怦”地加快了跳荡。

“好！好！”她顺口答应着，觉得呼吸不顺畅起来。

沉默。两人都显得很窘迫，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打破这难堪的局面。

一朵攀枝花从枝干上坠落下来，就象一只坠落的火鸟，带

着“咻咻”的一声响，落到了玛鲁的脚前。这使她找到了解脱窘迫的机会，她弯腰拾起那朵花来，抚摸着它的花瓣，放在鼻前闻着。

魏永坚一只光脚不住地搓着地上的草。

“我……我知道你……会来……”终于，还是他打破了沉默，结结巴巴，语调里有一种淡淡的失望。

“永芬告诉你了？”她问，眼睛停在花瓣上。

“告诉我什么？”他眼里充满了迷惘。

“说我要来要回……”

“不，是我自己告诉……我的！我就象棵树，不，木头，象根木头！不配和你……唉，做梦想想了，还能……”

她感觉到他在怀里摸索什么，忙说：“不，我不是来要头发的。我是……你喜欢它你就留着吧！”她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压在胸口的无形的压力突然消失了。

“那你……”他两眼亮晶晶地盯住了她的脸。

她把一个脸都埋在那朵花里。“我是来问你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她微喘着说。

永坚突然有了勇气，仿佛早有打算似地说：“按景颇人的老规矩，抢！”

“就藏在这木棚里？”

“不藏！早上我送你去学校，一路上，你采着花，戴在头上，我摘着树种子，装进这笆笼里；晚上，我踏着晚霞去接你，……”

“永芬呢？让她一个人留在寨里？”

“不，让她搬上你家的竹楼，和你阿爹阿妈在一起。”

“嘿，你想的怪周到。”她甜甜地瞅了他一眼。

“难道我心里只装着森林？”

“还装着什么？”她故意问。

他低声地说：“你！”

她朝前走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也跟了上去。

木棚里的火塘闪亮起来，夜的森林里，木棚缝隙里的火光一闪一闪的，就象一双双喜悦幸福的眼睛。

按照景颇人的传统规矩，他俩头挨着头，研究了一切细枝末节。

这是学校放假的一个黄昏，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从树林子里悄悄地溜了出来，又钻进了玛鲁家竹楼旁边的芭蕉林里。

太阳快挨山的时候，玛鲁端着她的脸盆走出楼门来。

“妈，我洗澡去罗！”她故意大声地对屋内的母亲喊道。其实是给潜伏在芭蕉林里的人发讯号：“我来了！”

“哎！”她母亲答着：“你洗去吧！何消敲锣打鼓地大喊大叫！”

“我是怕你老人家找我吵！”玛鲁话中有话。

“死丫头，丢了我也不管你！”母亲疼嗔道。

“我就是怕你管呐！”这一暗示更明显。

“不管！不管！”母亲仿佛真的生气了，“这姑娘今晚这么唠叨！”

“好，我走了！”姑娘的目的达到了，但声音却暗了下来，带着一种既是幸福的、又是和一种长期生活的离别的伤感。

在母亲的心目中，姑娘始终是个小孩子，对于姑娘感情的变化，母亲的感觉是较为迟钝的；即使象玛鲁这样明显的告别暗示，母亲也未查觉。

“眶噹！”刚出园门口，玛鲁手里的脸盆突然落到了地上，她手里却抓着那面圆形的镜子。她并不拾盆子，而是回头看看竹楼上有什么反映没有。

果然，母亲喊起来了：“玛鲁，你怎么了？好好的脸盆呐，你不心疼？”

听到母亲的声音，玛鲁立即喊了起来：“抢人呐！救命！抢人呐！”

芭蕉林里的人，这时应声而出，一下朝玛鲁围了上来。当首的就是魏永坚。他冲到玛鲁跟前，腰一弓，将玛鲁背到了背上，撒腿就往坡路上跑。有一个人拾起地上的脸盆“噹噹”敲打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抢人呐！救命呐！”其余的人都拥在魏永坚的背后，也大声起哄：“哪家的姑娘被抢走了！快救命呐！”

喊声震荡了山寨。

玛鲁的母亲当听到玛鲁的喊声，跑出门来，一看姑娘被人背起走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忙喊玛鲁的阿爸：“阿瓦，姑娘被抢了！”

玛鲁的阿爸显然也听到了喊声，他钻出门来，看了一眼逃下坡的队伍，连忙返身进屋，抓起竹墙上的铜炮枪，又奔了出来，朝天“砰”地放了一枪，又取下晒台柱上的牛角号，“呜呜”地吹起来。